

剪

桐

載

筆

剪桐載筆

夫士自燥髮業儒頰首

朝夕澆神千古上之歎

藻潤皇猷黻黼帝治澤

溉地軸聲徹天壤次馮
三寸柔翰劖千秋大業
截之名山洞府自成不
磨下之即稗官野乘片

語單言瞬是勸懲亦快

心目豈其浮生浪死泯

泯莫莫與草木同朽腐

已哉張季鷹有言千歲

名何如一杯酒而杜征
南至咨嗟歎羨留遺跡
於峴山之片石其欲流
景耀於當年垂休聲於

來禩意固均也不倭通
籍以未乘使槎鮑家食
者踰四之三中間侍

交戟逐

京塵不滿五稔而又况
散樓身僂游卒歲

朝政國紀之大凡石渠天
祿之秋文既無從竊窺

兼之賦材驚庸學植陋

劣又不能網羅百氏鎔

鑄一家心竊媿之荊州

之後自春迄秋日月既

賒聞竅又甚間操毛穎
用祛睡魔乃舉數年來
耳目之所睹聞友朋之
所傳說撮而錄之于簡

其有荒唐不根勸戒無
裨者置勿論雖蟬噪蛙
鳴無當鍾呂之奏而褒
善戒惡聊以備諭俗之

資焉耳不賢識小博奕
猶賢蓋亦竊附於孔氏
家法云

新城王象晉蓋臣甫

題

剪桐載筆

新城王象晉畫臣肅筆

賀

今上登極表

伏以

世際離明熬極開

中天之會時逢泰長

龍飛協

聖作之期臣庶騰驩華夷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

敬躋以日

聖縱自

天

本聰明睿知以有臨

會正直蕩平而建極

冲年踐祿紹

祖

宗十三傳之丕基

大德得

天撫

宗

祚億萬年之景運伏願

福提川岳

慶衍雲仍

真經載筆

身強固

德清明同月恒日升而悠乂

外威嚴

內順治借天覆地載以靈長

備

同事諸公奉

賀

惠殿下陞位啓

伏以

楓陛宣綸

一人篤隆親之典

桐封啓宇千秋開燕翼之祥

登南邦以執功合群情而胥懌恭惟

殿下

天植溫文

性秉純懿

媿河間之樂善

德懋青年

邁東平之崇文

譽隆朱邱承命

北關

作鎮南服當萬寶告成之初正

百世貽謀之始環楚甸三湘七澤咸藉

保障之功舉

皇圖一統萬年允資

夾輔之益伏願

學勵緝熙

祚綿似續卜年卜世剛

九重天覆地載之恩

汗藩于宣衍四履礪山帶河之業

楚春元隱德傳

萬曆間楚中一春元赴試宿直隸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搆之婦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大不懌是年春元未獲售婦過舊邸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入闈

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
潛窺之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
自揣可必中偶風吹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貽無疑
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兄卷完未曰今日更機偶
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某且未
歸俟出榜方來曉月寓某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
指曉果第旋往謝春元丞迎問平日有何陰陽以
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無過人事惟憶三年前宿

清豐鎮對門火一女子赤身冒火來今至我房少
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婦救得此一人
耳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此時只憐其苦無
論邪行即邪心亦不萌春元亟下拜曰恩人也我
之爲兄中宜也此女即某之妻娶三年矣聞有赤
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明某不
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爲兄中宜也遂締交
如兄弟云

王生曰甚哉名節之所關重也楚士救一人無妄
念可不謂隱德乎以博一第亦天理報應之常乃
困之於三年之後又假手燕士而後第且燕士者
號胡以北隣卷胡以點污心胡以信其必中如觀
火文胡以授之果售如探囊機緣巧合不爽毫忽
皆天也使楚士發於三年之前於報應之常得矣
彼燕女且抱醜終身即九原莫白也故楚士之蓮
售燕士之污卷搃之爲此女白名節而因爲楚士

表隱衷故曰皆天也彼鈴昭昭愷冥冥豈謂蒼蒼
者果夢夢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又曰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請以質之楚士

陽鄉生孝感傳

陽鄉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矮卓凳寘門後幽暗處列酒饋買佳紙爲錢焚於籬望空遙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子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予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子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今先逮彼四人

事竣過媪偕行媪與子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子曰可備後事鬼使來吾行矣遂卒

王生曰嘗謂貪賄舞文獨世間胥吏輩乃鬼使之惑生亦以錢好故豈阿堵中物固無間幽明者耶若生以祈祝而延數夕之命孝哉生也感徹幽冥矣

王廷尉平反傳

大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曠境內大道邊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公下令捕獲嚴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後倦甚向姊家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次日而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即其姊亦不能無心親也鳴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證甚確已問結牒當道

矣公心終不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
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
公心恍然即歎鳴之當道爲前人地刑胥再三諍
以爲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今自
訊而自反之得無啓上官疑於已之官聲不利乎
公曰吾期使邑無冤民足矣違爲已之一官計耶
卽緣此而罷歸田里心肯之矣遂以後人抵罪而
力爲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交口歎謂公不謹

已短能重民命也無賴于果得釋公聲譽益隆隆
起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今爲左廷尉

王生曰守令縮銅墨統一方民之生死榮辱在一
念轉移間彼暴狠恣睢視民命如草菅者固無足
道即足已好勝自雄已斷或作意低昂矯矯爲名
高賢不肖則有間矣不知意見一差死難復生斷
難復續同是含生何忍以彼之叫呼痛楚爲一已
娛快功名地即無論人非鬼責而良心內省吾恐

食不下咽矣孰與平心虛已使小民無冤之爲得乎語云吾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於我亦無憾也仁哉斯語吾願持三尺者三復之也嗟嗟于公高門張公無冤至王公而三之矣

張襄憲公遠慮傳

少保峒峽張公謚襄憲四川銅梁人宦浙時一
年與公同宦浙相得甚驩公偶設及清明上河圖
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
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
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頗珍惜及歸田慮後
人以此賈夔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爲世鑒賞以後
凡宦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死

後某公宦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愚選公號蔡蒙者念囊憲公遺囑亟向諸姪覓之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偕詣索之辟以禍福非三姑教令一見抱真懷中索酒飲三巨觥始命几展卷每閱一段即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蔡蒙公力却不受令無暇

入署就公宅印鈐並原金馳使報命某公一見卷
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金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
得已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群聚盡醉而罷世皆
歎襄憲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爲不可及
予聞之襄憲公孫現嶺大金吾云

王生曰襄憲公勤勞著 宗社利澤決而夏威望
震甄毳勲烈勒旂常乃區區一卷猶勤遠慮予於
是歎公之精神如宇內元氣周流布蕙無幾微之

不貫也世人耽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且遺殃奕世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寶一古琴及歿縣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微纏泥首公庭時其子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迺戮辱若此夫非琴之爲崇耶若上河圖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者已嗟嗟一身之外摠屬長物夜光彈鵲何輕重倒置乃爾廼知人能澹然寡營豈惟保身完名抑亦遠害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璧爲罪從古

識之矣襄憲公之戒視平泉之戒寧直庭之於廷

已乎

王宮詹俠僕傳

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長翁太姆俱高
年在堂公乞差歸爲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奢寅
反公未知也遙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
笑君卒逸舟鄰縣去重慶八十里念兩尊人吉凶
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爲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庸
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等願入城奉
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

之易也儕輩多爲擲揄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人遂踊躍去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髻髻不冠巾白紙點數墨跡爲髻纏三人者效爲之得入城矣翁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開者不令出三人微聞某姓者與賊通乃假爲某氏僕具詞賊實謂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獻爲軍楮賊寅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

追者乃以二人護翁媪一人入村中買兩椅縛爲
輿覓四力舁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
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緝服三人舁藉肯
以謝

王生曰公之得全兩尊人也純孝之感也雖然三
僕之功不可誣予聞公長者居家孝友事兩尊人
無遽色無疾言事每先意以承孝浹庭闈神鑒之
矣彼三人者素平平無奇及犯大難成天劫從容

指顧動合機宜出入虎穴如履平地視趨避養卒
度吳郡老兵何以異豈冥冥中有相之者耶世人
謂建功立業非有絕世之智過種之才固克濟以
觀王公僕竟何如也嗟乎不遇祿山誰識平原勿
謂世無人哉

王京卿義妾傳

王公蜀人官御史因無子娶二妻未幾罷歸貧無以爲喪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榷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願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詒之曰汝議取正然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違其意汝盍自爲謀乎

婦以情懇之母得請甚善即不贊納汝二婦及家
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許諾因曰婦而得請從若
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回當以死謝君必不忍
偷視息人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
此身伏案大慟淚如雨週案頭下決於地公爲動
宥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翼早使僕往覘
之妾聞僕至欣然出問公夜東安乎念我乎亟婦
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慟

曰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異再世問所以不言詢
諸侍婢始知婦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
二姊及婢僕輩勸解再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
易新衣衿帶間縫絰百結送向公再拜已又潛向
母拜蓋欵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驚見之亟奔告
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欲從公
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
與汝偕也是以得婦公聞言感甚願卹中僅兩與

力不能再辦一輿且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
乃以真昇妻及妾母而身策蹇以從

王生曰予在 都門得交公磊落光明絕無世落
依阿態聞其居官慷慨潔廉持身毫不苟而體惜
人情憫憐物命凡可開一面網不難百計圖之公
之不忍捨公豈徒兒女床第之私無亦見公慷慨
正直可託終身故不難一死以明志乎即烈丈夫
何加焉且公仁人尚未舉乎或者彼蒼將以此妻

爲公開繩振亦未可知夫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皆
以一終彼巾幗笄珈之倫猶然矚大義秉貞心等
一死於鴻毛每一拔卷令人凜凜起敬矧鬚眉而
稱丈夫者哉吁可以思矣

王孺人再生傳

澄源張公諱奇謨予岳翁也爲予言往岳母王孺
人生三子一女矣及非產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
攝至陰府官人坐堂上隸前稟逮某氏等至回視
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
後堂隨衆跪階下見釋子滿丹墀有週年者有數
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臥或行或
匍匐妍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

相歐者獨自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爲料理隸烹如初夫人目衆婦曰令汝等來無別事兒輩待哺爲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無乳故自家兒倩人乳焉能爲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鄒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檢籍以之曰幾誤渠尚有三胎一長命者最後一兒取之來今尚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注兒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爲予妻封孺人即夫人

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王生曰世人言陰曹最幽在恍惚有無間今視孺
人事何明白較著也兒既不育即不生可已乃竟
生生也而卒以夭死何屑屑不憚煩若是豈人生
各有定分耶子母之存者歿者皆夙緣不可強耶
不然何定之生前證之歿後不差爽乃爾世人詎
察於前定之理順受而無妄昔即以穉屠身俟命
之君子無愧矣

二士謁選傳

萬曆中有二人同謁選平日皆有名文場中數奇不售遂應選貢時某公署銓部二人其一年家子其一介一館中求拜門下臨考選皆以縣令爲懇某公託之選司一主政公二生又各以平日字爲符榜出皆得州佐怨望甚即某公亦不詳所以薦之主政公始知二生者其一字父端比入試故矯之後正闈卷時適有一字父端者大類生筆遂擬

縣令而實非也其一人已取縣令末名將登榜矣
州佐首名本郵司務親也司務向選君乞縣令言
之數四選君大不憚司務見時漸迫力懇曰此生
爲累至親考非其意某實強之來倘考居州佐次
名某亦何敢言今一轉移甚易耳選君意勃然取
縣令末名作州佐第一而抑司務之親爲二司務
遠無顏去比氣稍平始悟所抑者即某公所託也
而勢已無及矣選司公又言某月當大選雜職內

一缺較此缺稍優每選例止五人諸公憐此藹日
暮遠窮又多遠方遂將優缺多入五籤既竣事五
籤儼然具在至下選又加入而卒無得者因大駭
復不敢復加入

王生曰二士負夙抱縱無引援以博一令何難乃
一則自改其字一則僥得而僥失之即棄餘者無
能爲力且卑卑一散秩何關利害然亦不能廢也
因憶趙宋時二內豎相競一謂人之祿位君主之

一謂天主之仁宗昇以職令默探乃竟屬之言天
竟孰謂君相能造命哉世人不察多自雄其材智
謂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營營逐逐爲造
物笑吁亦愚甚矣

蚤賦

工子于役荆楚停楫江湄騎陽燭焰微風不颺
日扁舟汗流浹藉猶冀清宵獲安枕蓆詎意白鳥
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夙興楮墨在
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蠅子遠遜較蟻
蝶子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辦隻
蚤物孰無羽爾羽特蘆玄駒稱巨魯縞護纖物孰

無足爾足可啞長纜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
腹燕麥爲形雖微爲患則劇若夫幻芒謝政祝融
司晨習習之谷風既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
流山童泉壘舉首而炎曦焚和觸目而暑焰爍人
爾當斯時引頸呼朋鼓翅轟雷肆虐實知有如名
園昧地王孫覿人望水閣而却步執紼以遙巡
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額感眉擊慄朱顏
而無惟抱幽情予莫申又如騷人墨客藝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匱才殫袖中守而備髣爲私組一語
而唯出片肝唯爾一至意亂興闌三寸之管屢墮
九迴之腸幾利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廈退食委
蛇優游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尊唯爾
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駢酬應頽寡下逮草茅賤
役里巷草夫凌冒乎紅塵酷暑奔走乎絕塞長途
暫偷閑而息肩冀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
呼張皇四顧竭蹶以趨物皆好明爾獨喜晏飛揚

恍惚視之不見物皆好哨爾獨耽寂隱覩微窺惟
意之適更有一族厥名豹脚黑質白文爲害更虐
當其初至寂寂潛偵辟彼劫寨之師三軍皆銜枚
而無聲及其既飽蕩蕩遐舉辟彼得勝之師壯士
皆長歌而振旅投閑抵隙入幕穿幃人縱周防爾
善乘機短吸長噓綠足及首不思人苦惟適爾口
痛癢徹骨爬搔力倦起視周身神搖目眩紅紫陸
離爛若錦綺又如珠瑛大小累累誰不受身誰不

池安豈其七尺供爾夜餐大生廣生號物惟萬胎
非濕化孰窺其畔則有蚤蜉蝣蚨蝮蝻蚤螻蟻
燥始蠶蛭蟻蠶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蝻
惟爾此蟲爲人之蠹聞聲觸影人有同惡或化子
分或生蔓草或孕於木而累累若枇杷之實或吐
諸口而紛紛出青鷗之鳥樾倫宿鴨較捷花鷹詎
高郵邵白之獨擅賢江天澤國之同俯縱夙定夫

軒窗諒莫潔其翮膏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暝
暝爾獨矍矍憐開柏寢昭君德之慈仁廟祭露筋
表女行之烈貞皆爾蟲之爲祟諒人心所共榜爾
既有腹胡不爲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
胤之書熠耀雜濛雨之零爾既有足胡不蟋蟀隨
時屢遷促織戒佚徵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
爾既有首胡不蜻蜒翩躚水際翔翔戶庭時點水
以昭清或瘞首而珠熒爾既有羽胡不爲蟬脫此

重壤陟彼樹巖嗶嗶乎呈絲竹之甘翩翩乎證羽
化之仙胡迺佻爾儇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
不已蝨亦咋人賦性特憚彼方置喙人即可捫豎
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檢點一指可揮蜂即有毒
蜜亦有利利既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氣兇自有窟
穴人不彼膺彼亦不蓄嗟肆虐夫社蓆特莫甚於
爾蟲將受之而弗甘欲珍之而難攻曹關張果職
列上僊肇自陶唐族類實延高則鱗桂次有飛鼪

爲人除害以爾爲美我摧其族百千萬億啖爾支
屬俾無遺匿蝨賊既殄區宇咸清凡我生人同享
安享

四公厚德解

耐居士支梧習靜掩荆遠驚忽聞剝啄之聲遽驚
揚相之夢乃拭目整冠闢闢延客見一人偃僂委
蛇伏俯而前曰不佞姓慕名思別號思生夙抱葵
傾竊思荆識望祥風而冀瓊塵積有歲時矣耐居
士三肅而入因語生曰聞子名姓知無凌競之心
接子形聲復饒巽順之致有向高議願佐下風於
時舌華方啓牙慧畢陳酬應片時揚扝千古論金

絨則考水鑑於漢末語山納則採唾面於唐初飲
僕通宵斂心惻怛學忍以漸夏量恢宏是四公者
孰堪法程詎無軒輊乎耐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也
括囊不議卿言復佳雌黃渾忘物我共適卓哉德
操品之尚矣始焉色忍久則心融物有薰容犯而
不較渾乎夏公抑亦次乎若夫蜂蠆逞威世方視
爲得計睚眦必報衆競誇其不撓彼美君子獨異
恒情垂面聽其自乾縱襲任之長往豈其懦質諒

有深情夫平陵往復天且弗違出爾返爾語有明
戒若此也瞋目而語難彼也逞聽以逞戈雖云報
施之常實廣葛藤之累遍地荆棘孰爲措足之區
滿目戟矛寧有怡神之日婁寇兩公慮此獨審雖
當橫逆輒暗銷鎔推原其心豈不曰橫逆之來亦
大不侔矣其有形迹易親雌黃偏聽彼既無心亦
妄發我何索念而報非他如我有小嫌彼特過宮
雖曰遷怒抑亦世情至若平時原無風嫌返躬亦

鮮隱慝忽焉越禮而肆虐或亦前世之沈寃彼雖
違來吾當順受譬既償夫宿債自絕累於來生弄
如三生無染一意相干造業自彼業積而彼自擔
當忘情在我情空而我無罣碍豈特無子孫之顧
慮抑且免累劫之牽纏豈不磊落光明從容脫灑
乎二公之意良在斯矣忍生曰審如斯言誠涉世
之津梁祛累之寶筏也第恐水柔多狎枝嫩易攀
招釁啓侮靡有寧宇耐居士曰不然楊氏黃雀猶

顯報於銜環毛寶介龜尚陰兆夫紐印豈伊人貌
反遜物靈矧彼蒼蒼詎終夢夢夫亦心爲忍當其
始受誠哉渾化之難人七名化勉強銘良由隱
忍而致于患忍之未至勿虞亦之頻加也於是忍
生肅容拜拜稽首颺言願服膺以終身敬書紳而

觸目

四君孰優解

夢醒子舟泊蘄陽觴虛清聖方炎歊之是慮
步以自娛客有扣舷而請者曰不佞江干下士
微鄙儒竊慕往古之高風願就達人而請正蓋聞
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要皆權
傾四國名震七雄翩翩稱佳赫赫耀世孰優孰劣
先生其有定評乎夢醒子曰太上考德其次論才
語權勢則究遭逢微心術則察際遇慨自宗周不

競列國分爭慕得士之易昌率聚徒以誇衆椎埋
不棄珠履席崇或彈鋏同躍冶之金或虛左奉夷
門之彥才雖跨世德皆渺聞勢雖同古心則異軫
夫假妖姬以媚主潛遺孽以篡君國祀既傾身名
並戮此操懿之不倫穿窬之醜行也辭我黃歇無
容牙頰矣無已則孟嘗乎分三舍以招賢傾食邑
而享士齊國藉其威焰秦主慕其榮名然而艷心
秦相味明指之幾先徵倖出關仗雞鳴以脫難卽

今薛邑之壤猶存鴛鴦之風罪浮於功得不償失
無已則信陵乎救趙一旅却虎踞之秦兵思魏南
還全邠危之舊社處多賢士門鮮雜賓然而竊兵
符於卧內不思瓜李之嫌燿大將於疆場殊倒冠
裳之制偷生趙國絕意魏君倘非苦口之藥言將
遂恣心而屋社乎無已則惟平原而已本手足之
懿親托股肱之重任悉心謀國先事防危義激信
陵鞏危疆於磐石謀伏秦境察較獵於碁枰功實

昭然過則蔑有容曰以平原而視諸子信爲巨擘
之雄以鄙意而律平原殊之純臣之槩當其信任
方篤誠憂社稷以忘身及夫嫌霧漸開遽縱酒色
而殞命貴戚之義其然兄弟之情安在夢醒子曰
子以大義責平原即平原其何辭予以際遇論平
原則平原因可原也夫平原所處之地何地所際
之時何時也兄弟雖曰一體而分息見每因形骸
而隔心既疑則言易入言一入則心愈疑疑疑者

方掩袖而攻，孟賊者且說，穿以待昧於斯時，將剖
心自明，則充耳莫入，將遁跡長往，則天親難遺，罔
生怨尤，徐俟悔悟，佳麗在御，暫付理亂，於不聞樽
罍時，陳庶幾飲醇而自醉，此則所道之不減，非故
恣心而負義也。九原可作，千古執鞭，此則對君吾
終醉心平原矣。客遂唯唯而退。

燕婦奇妬說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
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
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
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治病令始婦耳問
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
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効若是曰
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

借婢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
手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
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齒嚙手握兩日瞑延出
頤頷間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
亦適過門入視爲瘕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
諸人對以故父怫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
去不返顧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
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子過而予願誇爲功乎劉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齷齪死恨不早子乃活
之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
掌大笑而罷

鬪雞者說

丙寅秋杪杜門養疴藥畏暫閑牙籤時御偶披袁
中郎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鄰有畜鬪雞者兩
雞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雞而掌之
又縱他雞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
哂曰雞畜也汝乃人也我未見人而與畜搏者也
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強耶扶弱耶激於義
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

言也夫畜也而一與搏耶人也而可與畜搏耶知
其爲畜則亦畜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
童乎猶然有童心矣

銓史奇遇說

萬曆初月峰孫公掌選司當考績時徽人江某爲
令史向公索五金同事者共勸止之曰孫方掌選
奈何向之索賄江曰喜錢也諒亦不較卒索如數
後江選山東濱州州同踰年孫公開府二東一日
閱文移見江姓名曰此棍尚在此乎遂驅之去迨
日一甲科謁選選司當談願某向之索賄傍一人
勸之曰君不日常銓除焉知無相值而乃誦誦此

阿睹中物不可已乎願不聽後甲科公授山東一
節推未幾願得山東一簿正某公屬縣也遂棄去
不敢赴又王懷棘公言丁丑會試赴部投卷見一
吏窘一孝廉公不平甚大叱之吏踉蹌不敢復肆
孝廉得解去及登第次當守部一日見一官捧茶
至儼然辱孝廉人也因問之曰汝非前禮部辱廣
東春元者乎此人大恐因反復辯非已罪已而公
提督宣雲出巡屬邑見一宰官奔走塵埃中大類

前辱孝廉者召詢之果是因念此人辱孝廉之始
不及知而其後頗恭諄無過失不然竟斥之矣未
江史以五金之索受報於十年之後顧史之報則
又速矣辱孝廉者遇王公至再倘所謂天道好還
非耶不然宇宙寬矣何相遇之奇乃爾所幸三公
皆端人非硜硜於必報者乃顧史預避於未任之
先王公宥過於再遇之後即孫公之斥江史亦慮
貪黷之遺民害非私怨也不然詎止一斥耶人不

德是務茲而威是用逞亦未以三史觀之矣

異術記

大司馬懷棘王公直隸廣平人爲予言先人宦遊
幾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
生時家惟一燈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
則以盛撮鹽當盞碟然而發憤自勵不以貧故少
休試輒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闈此時
家有一僕矣携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
瘡不能給薪水粉場罷大雨泥沒脛跋涉歸邸舍

僕呻吟卧榻上不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羹火
煴之心焦甚食數匙輒罷去次早詣廟前簪下就
日色立忽一人至視之因前曰公今年決中可
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
低耳予忿然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
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
便爾忿忿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秦人王姓
公來歲必聯第當得京銜卽官至巡按巡撫亦不

訪公侯作摠督時方見公耳言罷飄然去時以爲
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子丑渠隰第自行人歷按
臺開府此人聲響宵然每思豈神仙者流耶何驗
之奇也及陞摠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楊
本菴公郊薦相與言及生平異過以此事告楊公
曰公欲會此人乎今在敕寓亟令覓之果其人相
與大懼携之而北王生又自言遊蒲坂時韓象雲
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來歲秋吾

當早來痛飲公酒聽公子高魁喜報也次年果來
此報榜無相公名太翁使人讓之王生曰豈惟中
定不出五名當是報榜人誤耳吾言必不謬薄暮
省中走錄送談道相公果中式魁其經一時蒲之
人皆驚詫以爲神其子亦傳父術兼談星命然而
不逮乃翁遠矣王公又言丙子秋場前偶一日出
寺東行至街口遙見一應試者歐一人甚毒其人
誼辯不置微聞云此自公事與我何干乃打我忽

見予遂亟書若此位相公我敢言其不中乎此公
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應中乃毒打我豈我能
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
詢其姓名亦不知爲何許人

燕僧記

兗州三府田公諱如式者大名人忠誠不妄語嘗
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
具携妓往遊已而曾飲山寺中少頃主僧來長揖
即席曰忝爲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炯炯
視妓無旁睨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術技願爲兩公
壽入房持鐵鎗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鎗鋒時時擬
兩人眉睫間兩人大恐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

過午可行矣僧亦不留一曰妓與榼酒暫寄寺中
俟回再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也得二人甫出
即堅菽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將曙急負衣鉢去其
知所之又某邑一遊僧不知自何來軀幹魁偉面
目猙獰鏡背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疑之一
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
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淫於通衢往來如織弗
顧也市人大閱榜笞亂下不爲動半晌方起而僧

亦倦矣跌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
寘之衆鳴於官立斃杖下

以下數款原無足紀予見世人溺於因果一遇
僧布施恐後不知此輩亦有真偽善惡未必人
人福田也至於鬘尼爲害尤甚因緣媼姬盡惑
婦女甚至有不可言者數事皆鑿鑿有據因筆
而附諸帙末倘聞者因而有悟於世道未必無
小補云

鄒民避役記

成其鄒平人邑故家也苦差徭避之他郡行數日
偶天暮無旅店遙望一寺往投之入門不見一僧
棲身山門下人定後聞房內笑語誼雜以婦人心
疑之穴窻潛窺見數僧携婦共飲粥狎甚心大恐
會夜深無可避復潛回卧山門下漏下約三鼓一
僧至問為誰曰貧道遠方人覓食失路不得已借
上刹一宵翼早即行矣僧曰僧與道一家也有少

酒饋可共為驩不得已從之然心甚恐入房向他
僧道所以遂同飲民心終恐數盃即辭出蓋民以
逃役作道士裝故僧不疑其偽不則危矣又數日
復值天暮無宿處亟投一庵老尼力拒之曰予輩
女僧也君男人勿入恐施主知民哀懇數四不允
天漸暝路絕行人始許入又不令入房中曰君既
無歸可暫卧佛殿下明晨早行勿令人知也老尼
語畢旋入鍵其門民無可愬不得已於簷下卧之

二鼓門忽微開見黑影一團隱隱從暗中來懼甚
疑魅也及至問何人老尼曰我也勿高聲念君卧
泥塗來送簞耳因求合民欣然應之少間去頃之
門再開又見一黑影來問之小尼也又與合久之
門又開小尼曰吾師復來矣吾且暫避佛座後須
其去共君歡也老尼來又求合民倦已不可支強
應之筋力幾竭詰旦大悔遂決策還里中

大金吾震宇張公蜀人襄憲公冢孫也同使荆一

日偶談及上二事公因言其鄉某村中一尼饒姿色頗有外遇居一菴屋三楹院中頗清淨同居僅一老香公給薪水偶初冬數遊僧來覓宿尼答以菴狹且尼也不便僧唯去蜀中稼事畢稻稈縛樹上自本達秒菴側樹如蔴皆縛稻稈僧潛避樹後及人定踰墻入執尼淫之迄五鼓八僧皆遍未明僧遁尼困幾死調理月餘始愈尋嫁人去

遊僧蘭若記

中州鄉紳某素佞佛歸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建
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
數年得十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
一園亭三楹植柏千餘皆成行列割田數頃資養
膳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以爲常一日午
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間之云近村拜經懺
也偶主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所以指彈之軸

忽動一少婦出見公遽歸入本知已爲沙彌所窺
公遂回一沙彌前稟師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
久當來少頃衆僧皆來具齋殿勤甚食罷欲行僧
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與曷少須已而舉燭又欲
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
已露某等與公勢無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
一人言僧曰此詒我也漸肆無狀露亦相睨公見
勢不可挽因曰但得全軀即死不憾僧曰若是易

耳與一麻索數徒僧擁入圍下鍵令兩僧守圍門
諸僧各檢行李爲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
持炬往驗此公入圍終夜涕泣莫知爲計俄城頭
鼓五敲念時迫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
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糴糧
車十餘自西北來告之故諸人掖上車衛以行而
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
持兵往二僧入圍逐樹遍照至缺墻知已逸去呼

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
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官僧皆笞死婦女給所
親此公大悔恨夷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堪
輿莘野云

丹客記

堪輿熊生見龍爲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苦相諫因戒閩人勿道方外士而心實未灰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觀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飄然去呼詢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某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核一

枚空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內須臾成一銀珠
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鎔之不少毫釐心
爲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閣室中面壁坐緝紳
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
餚甚虔言及爐火輒云不知案上銅香筋一雙道
士取以焚香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
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來緝紳執禮益恭求
益懇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能嘗爲小試

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悉屏諸
人於室內掘一坎取銅筋稱之拭以囊中藥筋白
如雪寘坎內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
爲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
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
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
堅乞其術要之設檯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
券願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

事不可令多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當意者至
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真
箇中人當爲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藉百
金爲母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緡紳親持三百
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
闡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浹已而漸暑爲
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今以坐
漸鬱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皆目中矣於是道士科頭跣足衣短葛四體無纖毫障借一僕遊城上日以爲常間獨往緡紳以相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之三百金化爲烏有矣大怒倒爐碎鼎毀其亭作馬廐次年春關人報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可二十許身被械借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於某年月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緡紳聞言大驚所云某

官與縉紳爲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縉紳所命也
亟問何以至此游宦云父在日時時念若伯交難
恨不縮地一會不事父喪尋喪母隻身伶仃爲群
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以救殺大辟傾家營
幹僅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歸即某之結髮今爲
軍妻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倘念先
人舊誼少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縉紳聞言爲
墮淚留住宅中此人感甚因言身犯罪不可令人

知曷於人跡不到處暫休息當亟行恐悞期限也
歷數歲行至園故宿亭內以不潔告此人曰先君
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彿先君日夕遊焉
見此園如見先君是以不忍捨縉紳爲婦除令息
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
縉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乘間挑之欣然相允遂
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乘中銅
香筋一雙帖一絨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

云銀未携去埋亭中今來取者其子也所談某官
家世暨其子乳名皆得之緡紳所自言又言世間
燒煉者術多廣前銀筋乃造以相給者所以遲至
午筋未就也今銅筋公故物從今可絕意此道勿
再爲人給耳亟召長解詢之自言身係樂戶婦人
妓也問以來人云不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
與妓密謂其父爲公黥金萬億執有契券假此行
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爲所詿問妓得之

其子書室中遺之不去云與公子約偕死不則願
死公前縉紳大窘不得已給廿餘金始行縉紳懊
悔甚痛苦其子從此絕口不談爐火事

海寰門人毛鳳苞訂梓